

甘萃的腰肢对男人女人来说充满着诱惑。当她站起来面对你时，她的细腰如此透明，我甚至可以看得见她腰肢上的血管，我想，如果男人爱上甘萃的话，一定会同时爱上她的腰。

海男

短篇小说自选集

海男◎著

名|家|自|选|文|库

選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男短篇小说自选集/海男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104-3220-0

I.①海… II.①海…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5452号

海男短篇小说自选集

作 者: 海 男

责任编辑: 赵 涛 张杰楠

排版设计: 丁 娟 刘 伟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策划出品: 北京兴盛乐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14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220-0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用时间激荡起的故事之谜

因为必然和偶然而写小说，这就是我的命运。我大约是老了，总是会寻找着逝水中出场的漪澜。那里深藏着令我怀念的立场，我想一次次地回到里面。其中，我想到了偶然这个词，多少年来，一个词语和另一个词语交汇的地方，仿佛就是镜框中被录下的图像。那些普鲁斯特笔下所绵延出的气息，那些缠绵的节拍，那些仿佛从丝的游移中被我们触动的忧伤的风铃——或许就是偶然这个词降临的地方。

我已经转过身去，这些偶然已经召唤过我，影响并改变过我的审美和命运，今天的这个时间里，它们依旧拍击着我视线下的那些水印，这是细雨留下的水印。面对雨丝，面对时间的幽灵，或许我就是与偶然会面的幽灵。

一九八七年的一个偶然，我的父亲躺在了医院，那正是夏雨肆虐的时刻。那场肆虐中深藏着令我心悸的现状：父亲躺下了。从来不会生病的父亲在暴雨肆虐中躺下去了。这个偶然再现出了我生命中的意外，这样的偶然和意外穿过了身体。是谁赋予了我们的身体？沿着永胜县城医院的走廊，我首次呼吸到了无法抗拒的来苏味，在许多病体间交织着人世间的鬼魅。这个在夏日吟唱完最后一次惊雷时的一天，我的父亲告别了人世。我经常回忆父亲的死，这个与死亡相关的回忆，每次的滋味都不一样。唯一相通的滋味是被身体穿越时间之谜的荒凉，那些带着野花凋零的荒凉，后来曾一次次地偶然而来，让我顿悟到了生命的空洞。而

正是这夏花之灿烂后的空洞，注入了我们迎候秋神时的静穆。我生命中最大的偶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以外，看见了诗歌的词语。这些命中的词语，这些从十七岁的薄荷味中弥漫过来的词语原本只是一些辅助言辞，像风中扬过的作料味儿搭配生活的滋味，但我没有想到这些从蝴蝶翼边上跳来的、从西红柿袍衣上迎候我的辅助言辞，转而却潜在于我来回转动的脖颈和足踝间，于是，旅程开始了。那些要我命的词语不再是辅助言辞，它们将潜入我十七岁以后的——所有。

之后的生活是充满质感的，如同我们启程之后生命所依赖的环境。其中的空气流、水质和人际关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些潜入我生命的词语从实质上讲已经注入我的血液标签证书的任何一种旅途，每一个词都会带来偶然。此部小说集，汇集了从偶然中捕捉到的空中飞翔的蝶翼，正是它们将我带进了轮回的故事叙述之中去。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从我身体中呈现而出的小说的叙事，献给我已经逝去的青春年华。

001	恋爱中的铁器
008	戴骨饰项链的人
016	带着伤疤的男人
023	荒山上的波斯猫
030	麦迪格眼镜
037	拐弯以后，是会计师的另一种生活
044	锈迹斑斑的左轮手枪
051	三角形的斜坡
059	S 和 B
066	整个车身向前倾过
074	黑匣子里的遗书
083	一个离婚男人的尴尬
090	布袋里的闹钟
096	香城旅馆中的幽灵
103	被抛弃了的游戏
112	一只天蓝色高跟鞋
120	阴险的唇膏
127	青春事件
134	被遗忘的尴尬
141	温柔的暗杀者

148	学跳舞的中年男人
154	帐篷为何吹上了天空
157	再回首
168	后 来
190	亲爱的生活
227	男人为何背叛女人
242	浪 漫
277	碧色遗梦

恋爱中的铁器

甘苹手中握着铁器，那是一把剪刀，是一把过时的剪刀。甘苹自从恋爱以来一直握着这把剪刀。我在空气中看见了那把剪刀从纵横之中伸出来，甘苹的恋爱似乎就是从这把剪刀开始的。我是甘苹的女友，在很久以前甘苹就告诉我她有一个男朋友了。这对于甘苹来说实在不容易，甘苹不漂亮，但是甘苹的腰肢对男人女人来说却充满着诱惑。

当她站起来面对你时，她的细腰如此透明，我甚至可以看得见她腰肢上的血管。我想，如果男人爱上甘苹的话，一定会同时爱上她的腰。

甘苹向我讲述她的男友时开始拿起了那把剪刀，这是我从未看见的一把剪刀，我弄不清楚这把剪刀从何处而来，也许是从遥远的一只箱子里掉出来的，我想，当时我肯定已经看见了那只箱子，也许那只散发着木味的木箱是她母亲的箱子，或者更早一些是她祖母的箱子。总之，那不是一把平常的剪刀，而是一把有暗纹有锈的剪刀。

但我没有想到，甘苹讲她的恋爱故事时她总是握着那只铁器。她说：“我走在街上时总是与他相遇。他叫吴兆，那条街是我假日购物的街，他也去那条街上购物。我们就在那条街上认识了，是他先开的口。起初他对我微笑了一下，我好像也给了他一个微笑。他开始注意我的腰，我知道我的腰好细好细，……”我对甘苹说他是被你的腰所吸引了。

甘苹笑了，她把剪刀放下，因为她听到了敲门声。只有甘苹自己才知道这是谁敲的门。她站起来。她穿着长裙，一团烟灰色的影子飘到门后，她从门洞里看了看外面，门就被她打开了。我看到了一个抱着玫瑰

花的男人，我想，他肯定就是吴兆，甘苹的男朋友了。吴兆的面庞很清瘦，奶油味十足。我知道这种男人的面庞像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水雾，与这样的男人恋爱，随时随地都要去感受他那颗敏感、纤弱之心。

我就这样在甘苹家里看见了她的男朋友，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恋爱的场景之中，我看见了那把恋爱中的铁器。一把过时的剪刀确实算不了什么，它如果置放在旧时代的老房子里和一个旧时代的妇女手上，它仅是一把剪刀，一把用来剪断线头和剪开棉布的剪刀而已。而在那个属于甘苹的空间里，事情就变得完完全全不一样了。那把被甘苹紧握住的剪刀仿佛伸开了一条幽暗而又尖锐的缝道。在甘苹的恋爱中，那把有锈迹的铁器像一种道具一样存在着。它意味着什么？一种不测的东西在我脑海中闪现又被街上闪烁的灯火所湮灭了。

恋爱中的铁器在甘苹的生活中，在那客厅的空间中悬挂着一次短暂的幻觉。我开始追问，那把剪刀来自何处。而甘苹又为什么总是紧握着它，难道她的手需要那把铁器间的锈味，难道她已经习惯着迷于在那把伸开的铁器中寻找恋爱中的快乐。

甘苹在一个半夜敲开我的门时，我没有想到她是在逃离她的恋人吴兆。甘苹气喘吁吁，焦灼地对我说：“能让我藏在你家里吗？”我把她带进屋，她浑身颤抖，她站在灯光下面，我问她到底出什么事了？

甘苹喝了一杯水才平静下来，她说她最近才发现吴兆的女朋友就住在她的对面，每当吴兆进屋时，吴兆总是喜欢站在窗口，有一次甘苹也看见了对面窗口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很漂亮，吴兆与那个女人的目光对视着，在那一瞬间里，吴兆几乎已经忘记了甘苹的存在。在那个瞬间里可以想象经常握着那把恋爱中的铁器的女人甘苹是一个多么敏感的女人。她把吴兆拉回到现实中来时平静地问吴兆与那个女人的关系。吴兆没有对此撒谎，他告诉甘苹，那个女人是他过去的情人，他曾经非常爱她，但她已经成婚，而且她并不像他那样爱她一样去爱他，她害怕他们的偷情被丈夫所发现，于是他们只好分手。他还诚实地告诉了一个令甘苹不能忍受的秘密。那是一个干燥的黄昏，空气中仿佛在冒着烟雾。他划亮一根火柴，点燃一支烟，他低声说：“甘苹，准确地说我最早注意上你是因为你就住在她的对面公寓楼上，我想让她感受到那种嫉妒，我

想这是我对她的最好的惩罚，所以我开始追求你……”甘苹情不自禁地握着那把剪刀。她后来才告诉我，那是她母亲送给她的剪刀，母亲在她进入少女时代后就把那把藏在箱子里的剪刀送给了她，母亲对她说：“甘苹，在面对一个男人时一定要经常抚摸这把剪刀，也许这把剪刀会帮助你，它会让你达到目的。”我判断正确，那把剪刀确实是来自她母亲箱子中的剪刀。

现在我们来看看那把铁器，它的锈味在空气中飘荡，它的寓言藏在深处，它羁绊住了一个恋爱中的女人的自由，它可以操纵她的生活去向吗？

甘苹带来了她的剪刀，在她的包里藏着那把剪刀，她否定了她的爱情，她觉得吴兆是在利用她，利用她的空间，利用她的窗口，还利用她的感情与旧日情人见面，然后再利用这一切去报复他的旧日情人。

她藏起来只是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意味着她想让她的恋人见不到她，尽管她告诉我，她已经爱上吴兆，而吴兆也承认他后来慢慢地爱上了她。她藏在我屋里，这种可能是让她趴在窗口，她在穿越大街，她想看到吴兆的身影，但是吴兆不可能出现在窗下，因为吴兆根本不知道我的住处；另一种可能是她藏起来是为了体味那把铁器上的语言，她的母亲已经去见上帝，所以她只有独自面对进入恋爱中的剪刀，我看见她握着那把剪刀坐在窗口，她的逃离并不意味着她想使用剪刀上的语言。

那么，她带上那把参与了恋爱的铁器又意味着什么呢？当吴兆找到我的十七号门牌敲开门时，那是三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似乎被一团阴影所推动着。我始终不相信站在门口的那个男人会是甘苹的恋人，因为我与他只有一面之交。当我问他要找谁时，他说出了甘苹的名字，我在他身上的那团阴影之中才看清了那张略略瘦削的奶油味十足的面庞，我把他引进屋。当时甘苹正在浴室，她有每天沐浴的习惯，而且那天晚上对于甘苹来说是那样闷热，她已经在浴室待了一个钟头，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声传了出来，我不时地来到浴室门口。后来我贴近门口叫道：“甘苹，吴兆来了。”没有甘苹的声音，我加大声音，仍然没有她的声音。一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我有些紧张，回想着甘苹进浴室前的那种躁动，我走到客厅对吴兆说：“甘苹进浴室已经一个半钟头了，这是怎么一

回事……”吴兆突然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绕过客厅跟随我来到浴室门口，然后伸出手去敲了敲门，仍然没有甘苹的声音，我对他说：“你把门弄开吧！”吴兆用胳膊顶住门用力使劲。门开了，甘苹躺在浴缸中，她已经割断了手腕上的静脉，鲜血染红了浴缸。吴兆迅速抱起甘苹，我可以在一刹那间看见吴兆的那种绝望，还有什么，也许是爱，爱在他那张苍白的面颊上流动着。他抱走了甘苹，我们把她送进了医院，由于发现及时，甘苹活了下来，因为有了这场事故，吴兆有机会每天守候在甘苹身边。

我们尽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一个想割断自己静脉告别人世的女人，她活过来以后看到她的恋人坐在身边，她避开了血淋淋的事实，避开了去见上帝的鲜血，她的手被他握紧，尽管她的面颊苍白无力，但是她不再逃离他的目光了。生活和爱重新延续在每一个现实的时刻，而我也在这个现实中忘记了他们恋爱之中的凶器。

从闷热的夏天进入了秋叶瑟瑟的夜晚，某天晚上我梦到了甘苹手中的那把剪刀，在梦里剪刀间的锈味强烈地扑面而来，一把剪刀头一次在梦中出现，它意味着在甘苹与那把剪刀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梦醒之后的那种寂静笼罩着我，我在黑暗中找到了生活并将生活线抓在手中，我有一种强烈的念头想给甘苹打电话，我希望听到她的声音。如果从电话中传来了她安然无恙的声音，那说明那把恋爱中的铁器仅仅只是呈现在我记忆之中的一把剪刀而已。而此刻我突然又放弃了打电话，我有一个更强烈的念头，我想出现在甘苹身边，看看她做什么？对现实生活的这种关照多年不断一直使我着迷，因为甘苹的那把剪刀和恋爱中的场景已经成为我研究人的存在的方式之一。

我想研究人并不是想研究他们的私生活，事物的秘密存在于我们每天用手接触的时间之中，而时间带着人又生活在梦境中的灰尘之外，有时候那些灰尘像影子一样浮在我们周围，我们会发现在梦幻和现实之中，被毁坏了的图案依然会奴役着我们。

此刻，甘苹的那把剪刀正在奴役着我，在那边是甘苹手握着那把恋爱中的铁器的故事，在这边是冰冷和遥远的闪光，我决心去看看那把剪刀，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甘苹，也没有看到那把剪刀了，自从她活下来之后，她似乎没有更多的故事要告诉的。

甘苹穿着一件银灰色风衣，她并不是去与我所认识的她的恋人吴兆赴约的，而是越过阒无一人的街道扑进了另一个人的怀抱。我在沙漏似的灯光所分离出来的光线中看到了这样的情景。这使我加快了脚步，我需要快一些到达甘苹的那幢房屋外围，那些用坚硬的钢筋铸成的水泥柱子，在夜色中闪烁着灰色的、稳定的波浪。我似乎看见甘苹的面庞伸向一面镜子，她有特别纤细的脖颈和特别纤细的腰肢，她将面庞伸进一种毫无声息的画面之中，尔后才举起她的剪刀，那是恋爱中的铁器。

我没有想到我的手会发出有节奏的敲门声，给我开门的不是甘苹的前任男朋友，而是另一个陌生男人。我认为敲错门了，我刚说了声对不起，甘苹已经听到了我的声音，她趿着拖鞋，是一双柔软的塑料拖鞋，从鞋子下发出的声音使我亢奋，因为我就要进入那把铁器的故事了。

甘苹向我介绍了面前的男人，他叫邵林。在这种介绍中，甘苹竭力掩饰着生活的变幻莫测的方式。待我进到客厅，她把我拉进阳台。当我们的面庞面对星空时，她对我说，她刚离开前任男朋友吴兆，她并不痛苦，因为是她先离开他的。我问甘苹是不是那把剪刀改变了这一切，甘苹惊讶地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我不假思索地说：“甘苹，你应该把那把剪刀交给我让我替你保存，否则……”甘苹的眼睛看上去似乎毫无表情，但是她问我：“否则……你说会发生些什么事？”当她的声音显得迟疑起来之后我告诉她：“甘苹，你不应该携带着那把充满锈迹的剪刀去跟男朋友谈恋爱，我预感到那把铁器会使你失去许多幸福的体验……”“你也许说得有道理，因为在与吴兆的恋爱中，那把剪刀一直阻碍着我的热情……不过，我不会将那把剪刀交给你去保存，你放心，我已经把它藏进箱子里去，我的手不会再轻易地去抚摸那把剪刀了……我此刻渴望婚姻，我想嫁给他……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我对她现在的男友邵林还没有任何印象，在我看来，我的女友甘苹正在试图将铁器收藏进箱子里以后，敞开明亮的心扉与这个男人相亲相爱，走进婚姻生活之中去。那么，她能做到吧？不过，有一点我已经看到了，我已经没有看到那把恋爱中的铁器握在她手中，她现在需要的是温情的东西，而不是铁器中的锈迹闪烁着的箴言。

自那以后，尽管我已经看到甘苹挽着新任男友邵林的手臂在公园散步回来的路上让我感受到了她对邵林的那种爱，让我感觉到了她幸福的面庞，但我总觉得生活是在很有规则的前行之中变幻出波浪的。就在他们要举行婚礼的一个星期前，甘苹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她在电话中无助的声音，让我感觉到她给我打电话是因为她此刻需要我。

用半小时时间我已经来到了她的公寓，她穿着睡衣，我从未看见过她穿着睡衣出现在我身边，她告诉我，昨天晚上她看见她的前任男友出现在对面的窗户里，尽管有一层深深的窗帘挡住了一切，但是她还是认出了他，他正站在窗口吻那个女人。看到这一幕，她的心绪完全被弄乱了。我问她是不是仍然爱着吴兆，她说问题并不出在这里。我问她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她说她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快又回到那个女人的怀抱之中去，而且明知道她住在对面还是站在窗口接吻？

我突然在她掩饰着自己的焦躁时看见了她侧面的那把剪刀，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目光中的变化，一丝微笑挂在她嘴角：“喔，我感到我的双手必须去使用这把剪刀，我对男人越来越不信任，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她微笑着，事实上她是在绝望着，她内心的绝望使她将箱子里的那把铁器重新翻了出来。然而，这把铁器能给她带来什么呢？我安慰她说你不是很快就要与邵林结婚了吗？她点点头说：“婚礼就在下周，我会披上婚纱结婚的，因为一个女人必须在一生中经历披婚纱的经历……”我听她说这话，看着那把她身后的剪刀，除了她的声音之外，似乎那把静寂无声的剪刀也会发出声音来。

她穿着睡衣，她贴近窗口说：“也许，就在我这个位置，你隔一会儿就会看到吴兆，他也许还会来与那个女人约会，他们会站在窗口的窗帘下接吻……”我低声说：“也许吴兆仍然爱着你，他的目的很清楚，他想让你嫉妒，如果你爱过他，你就会嫉妒……甘苹……”我看到那把铁器已经来到了甘苹的手上，她已经无意识地抓住了那把剪刀……

我们果然看见了那样的情景，一个男人正在对面窗户中吻着另一个女人，我深知这是甘苹的前任男朋友所策划并演绎的戏剧。当一个男人想把对一个女人的爱演绎成戏剧时，日复一日，他无疑也在等待着这场戏剧的结局。现在，甘苹紧握着那把剪刀，这是戏剧的高潮吗？她站在

窗口，她的双手是温和的，铁器间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剪断的，听不到咔嚓的声音。我似乎看见，那把充满锈迹的剪刀正沿着一根根正在颤抖的螺旋形线条在旋转，那似乎就是戏剧的高潮之处。它凸现在我眼前。我看着那把铁器，既不能去安慰她，也不能去阻止她，我唯有参与并观看这场戏剧。

这场戏剧激怒了准备走进婚姻生活中去的甘苹，她在婚礼前夕找到未婚夫邵林，她穿着那双高跟鞋，即一双发出响声的鞋子，我站在二十米之外也能听到她高跟鞋下所发出的声音。她取消了与未婚夫邵林的结婚日子，为了消除散落在外的红色请柬，她走遍了每一个地方，她异样的行动使拥有红色请柬的朋友们百思不解，而她的未婚夫邵林却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他的未婚妻并没有改弦易辙，他只是感觉到要么是她疯了，要么是生活在嘲弄他。

进入秋末的最后时刻，甘苹与她的前任恋人吴兆在街头相遇，他们的这次邂逅是如此的疯狂。那天晚上，他们在瑟瑟的秋叶中疯狂地造爱。而那把恋爱中的铁器置放在粉红色的枕头下面，每当甘苹发出爱的呻吟时，她的手就情不自禁地伸向枕头下面的那个位置，她的手显然已经触到了生锈的味道，她的手还触到了张开的剪刀上的线条和暗影，每当她仰起头来看着覆盖住她身体的恋人吴兆，她就悄然地告诉自己：我爱他，我是多么爱他，如果他背叛我，我也许就会使用那把铁器……

这个故事直到如今还没有结束。甘苹与吴兆重归于好，而婚姻还在前面。在他们约会之中，那把恋爱中的铁器一直存在着。我这个局外人，在潮湿而静谧的夜晚行走。有时候我想把甘苹的那把剪刀带走，这样她也许会更幸福。因为每个人都深知，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拥有一把生锈的剪刀并不意味着幸福就在身边，然而，我却没有权利。

戴骨饰项链的人



她脖颈上的骨饰项链是我迄今为止看见过的最为性感的项链。在她用钥匙打开我邻居家的铁门时，我想起了邻居家女儿告诉我的话，在他们一家搬家之前，她女儿来还我扑克牌时曾说他们很快会搬家，这座公寓就租给别人住。看来，戴骨饰项链的女人就是租住这套公寓的人。她三十来岁，有着细腻的皮肤，我下楼时曾经与她擦肩而过。她的眼睛很大，是那种做过双眼皮手术的眼睛，但这些并不引起我注意。当一缕从楼梯上射过来的光线照在她脖颈上时，我看到了那串性感的骨饰项链。

现在我坐在阳台上，邻居家已经搬走了，他们的小女儿不可能再敲开我的门，但一个新的陌生的居住者的到来却使我感到新奇。一个戴着骨饰项链的女人，我分不清楚到底是那串项链本身是性感的呢，还是她的脖颈本身就是性感的。总之，她不是一个未婚女人，而是一个单身女人。在上世纪末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时，单身女人的世界越来越宽广。然而，她们的世界又是暧昧的，如果没有暧昧，就不存在她洁白脖颈上的那串性感的骨饰项链。简言之，只有在生活中潜伏着暧昧不清的故事的女人才会为自己的脖颈寻找到最适合的项链，而这个女人很显然已经寻找到了最贴切的项链。

她搬进屋的那些家具在我上楼时堆集在门口，有一张桌子挡住了我的门。她说了声对不起便朝着里屋叫道：“肖，请你来帮帮我……”于是，我就这样看到了肖，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跑出来，他只说了声对不起便帮助她一起将那张挡住我们桌子的搬进了里屋。我嗅到了肖身

上发出的汗味，他大约已经上了好几趟楼，流了许多汗水，能够这样积极地为一个女人做事的男人，肯定是她的好朋友或者是情人。也许她的那串性感骨饰项链就是为这个男人而佩戴的。

我站在阳台上。我天生是一个观望者，我站在别人看不见我的地方，为自己的谜语揭开幕帷。我想起了罗伯·格里耶对一个女人的描述：“这微笑似乎是难以形容的、遥远的、不稳定的、短暂的和不重要的秘密的反映，也许是天真无邪的微笑，也许是同谋共犯的微笑，没有实在意义的微笑。”

现在，我的邻居换成了一个陌生女人，她脖颈上那串骨饰项链吸引了我，我似乎能够感觉到她那串项链发出的信号。

肖是频繁出现在她生活中的男人，我在楼下碰到过好几次肖。然而，肖似乎并不是她的什么人，晚上很少见到肖来敲门。有一次我在我的客厅听到了肖的声音：“姐姐，你在家吗？”那天下午肖并没有叫开门，他叫她为姐姐。那么，肖就是那个女人的弟弟。其实我知道，她根本没出门，我看见她坐在阳台上吸烟，她很慵倦地披着秀发，连肖叫她也不开门，那么，她是在等另一个男人。那个人会是谁呢？

可以看清楚她脖颈上的骨饰项链紧贴着她的肌肤，从现在开始，她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她似乎已经睁大了双眼不相信那个男人会来赴约了。就在这时她松弛着神经，似乎想把那串项链从脖颈上褪下来。她听到敲门声时，我也听到了敲门声。对这个戴骨饰项链的女人的兴趣使我全身放松了，我似乎已经进入她的客厅，看到了那个男人进屋。她关上门。她并没有扑进那个男人的怀抱，她开始说话了。我还是这么清晰地听见她在说话。她站在那盏落地台灯的光影中，由于光影是黄色的，她的蓬乱的秀发似乎也变成了黄色。她说：“你把我需要的武器带来了吗？”“对不起，武器还未带来，我的朋友还没有回来……”“我已经付给你过预金，三分之二的预金，你知道，我多么需要那武器……”她背转身去，她的腿稍微弯曲，他们的关系只是买卖的交换关系，她付给他预金，而他将武器带来。

我看见她那沙哑的嗓音变成了一种武器，那是她为之渴望的武器，那是使我无法想象出没有张开也没有合拢的扇形的武器。不对，那一定

是冰冷的武器，像电影中的武器：尖利的刀锋晃动了几秒就已经戳穿了一具人体，而冰冷的像婴儿的手掌一样张开的、玲珑的微型手枪已经替代了离我们的记忆和恐怖越来越远的左轮手枪。除此之外，我就再也无法设想别的刺激我感官的武器了，对此处的访问使我知道了住在这房间里的女人，那个戴着骨饰项链的女人正在等待着一种武器。

她又剩下一个人了，那个男人并不是她的情人，也不是她的弟弟肖。她送走了他，他并没有把武器给她带来，那似乎是她在这个夜晚期待之中的最为斑斓的色彩。

门倏地被她所掩上的那一刻，她并没有看见我的存在。因为我的存在并不是我的身体，我并没有创造奇迹让身体穿越墙壁来到她的身边，我也并没有藏在她两扇已经合拢的玻璃屏风的另一边。但我的嗅觉，我的视线却进入了这个戴着骨饰项链的女人的空间。瞧，她褪下手腕上的在变色中闪烁着一层银色的手表，她端了一把椅子坐在穿衣镜前。这是一道雪白的光，她被光辉煌照着。我还是头一次看见她伸出手去抚摸着那条脖上的骨饰项链，事实上，她看上去很有味道，有点像国产片中的那些女特务。她的眼睛下潜藏着阴谋，噢，阴谋，能够用一双眼睛潜藏阴谋的女人，她肯定受到过阴谋的伤害或者说陷害。

现在，她并没有将那根骨饰项链褪下来。她缓缓地离开了穿衣镜，她的嘴角有一丝只有我可以看得见的微笑。她开始脱下那件睡衣似的长裙，她变得赤身裸体了。我知道，这个情景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便离开了，我像一支箭镞脱离了这个女人的空间。我深知，因为那个男人没有将她的武器带来，这个女人今夜的生活便是沐浴、睡眠和梦中的记忆。

趁她进入浴室的那一刻我已经带着我的嗅觉和视线离开了她的空间。这时我才发现，夜已经深，我同样也脱下我的衣裙，进入了沐浴液的泡沫之中去，在泡沫中我问自己：戴骨饰项链的女人为什么需要一件武器呢？

众所周知，携带武器除了自卫之外也是为了杀人。在我眼里，那些携带武器出入于生活场景的男人和女人更多的是为了寻找仇敌。

总而言之，一个住在隔壁的女人戴着骨饰项链。她今晚并没有得到